

欽定南史

卷三十三
三

南史卷三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儼求弟點

孫戢點弟肩

儼弟子求肩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

哀以此爲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擣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

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
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
徐美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
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
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
可有幾客答曰始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
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
及廢徙東陽船舶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
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

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

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
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資自倍貧者
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
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
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
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
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
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
卽孟覲尚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

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
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
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劾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全免孝武卽位復爲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
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
尚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
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
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連接雍梁寔爲
津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荊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
江左以來揚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

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
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
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
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
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
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
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
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常求

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
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我才今官人以勢彼勢
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
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
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
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諡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弑立以偃爲侍
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
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
武卽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謙言

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
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
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
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
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旣任遇隆密謂
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
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
悖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旣深備
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
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諡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

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
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戟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
以驍游亦不爲少廼以戟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戟
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家業富
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吳興太守上頗
好畫扇宋孝武賜戟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
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戟因王晏獻之上
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諡懿子女爲鬱林王后父
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

爲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
爲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
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
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
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
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
絕昏宦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
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

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
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邀游人間不簪不帶
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
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
侑爲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
處士兄求亦隱吳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
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
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朏吳國張融會
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
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

飲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
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
賛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
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
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
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
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
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
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
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

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黥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黥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黥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黥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黥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黥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黥後昏融始爲詩贈黥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邁荒淫黥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